



觀光的必要，或文化的要求，必得忍受生活的不便，或維持一種形式意義的生活方式。蘭嶼的選擇就只能由達悟族人自身來決定命運的去向。

但達悟族人的選擇真的是必然正確的吗？這一點則可由台灣的經驗得到血淋淋的教訓。早年迷信於經濟發展神話的台灣，難道不是膜拜過石化業、工廠、煙囪與就業機會嗎？如今這些都正在付出代價。但達悟族人如何由其中得到教訓，並避免台灣曾有過的錯誤示範，卻還有待考驗。

這是由於蘭嶼的教育機會、世界觀、以及知識範疇的基礎，確實有不足之處，大多數人在受完國中教育後，就因經濟的弱勢、地理的偏遠、教育設施的缺乏，鮮少有機會再受更高的教育，大部份人只能走向初級的勞動力市場。一如現在回鄉建新房子的年輕人一樣。然而，如果這樣的價值觀與生活觀



● 抱著孫子的達悟族祖父母，有無比的疼愛，雖然他們也無法預測孫子的未來。（攝影／關曉榮）





伍、希望的所在

良好的開始

回顧整個蘭嶼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，其實是一頁比其它地方更艱困的工程。這不僅來自民族思維方式的隔閡，更來自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，它能得到地方的認同與配合，已是良好的開始。

歷經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社區總體營造，其實只是開了一個頭。社區意識在部落內部本來是存在的，但問題在於如何化為公眾的力量，並集體行動起來，為蘭嶼的未來而共同努力。

但就文化傳承的意義來說，蘭嶼仍可感到驕傲。畢竟，在談論社區總體營造時，文化傳承能躍居於地方上的建設之上。

然而，關心蘭嶼的仍要問，什麼是蘭嶼未來的出路呢？這一點，卻非現在所可以回答。正如海砂屋的重建過程中，年輕人要選擇現代化建築一樣，唯有達悟族人具有這樣的權力，對自己的生活空間、生活方式作選擇。即使這個選擇是放棄傳統建築，即使這個選擇是文化上的一種損失，或它代表蘭嶼的變遷。但沒有人有權力要求達悟族人為了





成為主流，最後蘭嶼會走向什麼地方呢？什麼會是蘭嶼最後的模樣呢？誰對此有絕對的把握呢？這些問題，恐怕已沒有人能肯定回答了。

在蘭嶼的社區總體營造之後，一種更深層的反省應該開始。蘭嶼的達悟族人要超越歷史經驗的侷限，地方的侷限，以原住民整體的生存為未來奮鬥的標誌，但以蘭嶼為奮鬥的開端，則蘭嶼與原住民才有共同的希望。

